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序 言

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中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以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所以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

(一) 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 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 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 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 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 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廿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 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 商务印书馆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輿地韵编》(李兆洛) 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六承如) 《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阮元等) 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字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王引之) 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译编) 上海医学书局

(二) 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 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

《老子》	《庄子》	《管子》	《列子》
《墨子》	《荀子》	《尸子》	《孙子》
《孔子集语》	《晏子春秋》	《吕氏春秋》	《贾谊新书》
《春秋繁露》	《扬子法言》	《文子缵义》	《黄帝内经》
《竹书纪年》	《商君书》	《韩非子》	《淮南子》
《文中子》	《山海经》		

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 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孙诒让) 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 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谦) 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 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 原刻本。

《周礼》 通行本。

《论衡》(王充) 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葛洪) 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 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 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 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译本) 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 同上。

《般若纲要》(葛慧) 《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 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 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 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 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同上) 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隋吉藏撰) 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伪书) 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 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顗撰) 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 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疏) 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 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宗密撰) 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法海录) 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 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 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韩愈) 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 《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柳宗元) 通行本。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 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刊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黄宗羲) 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李觏) 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王安石) 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程颢,程颐) 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朱熹) 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王懋竑) 广东图书馆本,湖北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陆九渊) 上海江左书林铅印本很可用。

《陈龙川全集》(陈亮) 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叶适) 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 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罗钦顺) 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 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 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

本同。

《胡子衡齐》(胡直) 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采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 无锡刻本。

《学蔀通辨》(陈建) 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张伯行编) 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补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顾炎武) 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 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 《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 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 同上。

《颜李遗书》(颜元,李塨)《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费密) 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 《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章学诚) 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胡适) 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崔述) 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方东树) 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

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江藩) 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 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源》(崔适) 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章炳麟) 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 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 通行本。

《诗经通论》(姚际恒) 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龚橙) 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方玉润) 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陈奂) 《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礼记》 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 通行本。

《战国策》 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 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 广雅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 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 江苏书局本。

《续古文苑》(孙星衍编) 江苏书局本。

《文选》(萧统编) 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刘勰) 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 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姚铉编) 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郭麟编) 同上。

《全唐诗》(康熙朝编) 扬州原刻本, 广州本, 石印本, 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吕祖谦编) 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庄仲方编) 同上。

《南宋文录》(董兆熊编) 同上。

《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 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 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毛晋编) 汲古阁本, 广州刊本, 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 原刻本, 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彊邨所刻词》(朱祖谋编刻) 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 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杨朝英编) 《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杨朝英编) 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 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 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张金吾编) 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苏天爵编) 同上。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 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 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 上海蟬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 《士礼居丛书》本; 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残本 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编) 江苏书局本。

《列朝诗集》(钱谦益编) 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朱彝尊编) 原刻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 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 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 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 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 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 通行本。

《长生殿》(洪昇) 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数;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 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苧》,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 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 《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王昶编) 所选都清朝极盛时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王昶编) 原刻本。

《鮚埼亭集》(全祖望) 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姚鼐) 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恽敬) 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章学诚) 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盦全集》(龚自珍) 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 《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

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抄》(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抄》(黄景仁) 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抄》(郑珍) 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螭吟馆诗抄》(金和) 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抄》(黄遵宪) 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朝;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朝;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 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吴承恩) 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吴敬梓) 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曹霑) 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陈忱,自署古宋遗民) 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镜花缘》(李汝珍) 此书虽有“掉书袋”的毛病,但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亚东图书馆本。

以上各种,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搜集了文学史的材料不少。

《今古奇观》 通行本。可代表明代的短篇。

《三侠五义》 此书后经俞樾修改,改名《七侠五义》。此书可代表北方的义侠小说。旧刻本《七侠五义》流通本较多。亚东图书

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儿女英雄传》(文康) 蜚英馆石印本最佳;流通本甚多。

《九命奇冤》(吴沃尧) 广智书局铅印本。

《恨海》(吴沃尧) 通行本甚多。

《老残游记》(刘鹗) 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以上略举十三种,代表四五百年的小说。

《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本书卷二。

(跋)文学史一部,注重总集:无总集的时代,或总集不能包括的文人,始举别集。因为文集太多,不易收买,尤不易遍览,故为初学人及小图书馆计,皆宜先从总集下手。

(原载 1923 年 2 月 25 日《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4 号,

又载 1923 年 3 月 4 日《读书杂志》第 7 期)

附录一 《清华周刊》记者来书

适之先生:

在《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我们看见先生为清华同学们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我们看完以后,心中便起了若干问题,现在愿说给先生听听,请先生赐教。

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么?先生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其中包括(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这是先生在该宣言里指示我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学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

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我们以为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该顾到两种事实:第一是我们的时间,第二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清华学生,从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学一年止,求学的时间共八年。八年之内一个普通学生,于他必读的西文课程之外,如肯切实的去研究国学,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件应该考虑的。第二,清华学生都有留美的可能。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这是第二件事应该考虑的。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

因此,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读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至于先生在《读书杂志》第七期所列的书目,似乎是为有志专攻哲学或文学的人作参考之用的,我们希望先生将来能继续发表民族史之部,制度史之部等的书目,让有志于该种学科的青年,有一个深造的途径。

敬祝先生康健。

《清华周刊》记者 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附录二 答书

记者先生:

关于第一点,我要说,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

目都无法可拟。

第二,关于程度方面和时间方面,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自己随时添备。若我此时先定一个最狭义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没有伸缩的余地了。先生以为是吗?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到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外国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班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

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此外还应加上一部《九种纪事本末》(铅印本)。

以下是加圈的书:

《书目答问》	《法华经》	《左传》
《中国人名大辞典》	《阿弥陀经》	《文选》
《九种纪事本末》	《坛经》	《乐府诗集》
《中国哲学史大纲》	《宋元学案》	《全唐诗》
《老子》	《明儒学案》	《宋诗抄》
《四书》	《王临川集》	《宋六十家词》
《墨子间诂》	《朱子年谱》	《元曲选一百种》
《荀子集注》	《王文成公全书》	《宋元戏曲史》
《韩非子》	《清代学术概论》	《缀白裘》
《淮南鸿烈集解》	《章实斋年谱》	《水浒传》

《周礼》	《崔东壁遗书》	《西游记》
《论衡》	《新学伪经考》	《儒林外史》
《佛遗教经》	《诗集传》	《红楼梦》

附录三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梁启超

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篋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并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当更补正也。

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启超 碧摩岩揽翠山房

目次：

(甲) 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乙) 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丙) 韵文书类

(丁) 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戊) 随意涉览书类

(附录一)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附录二) 治国学杂话

(附录三) 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甲) 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孟子》

《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

《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焦氏服膺戴东原之学，其《孟子正义》在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但文颇繁，宜备置案头，遇不解时或有所感时则取供参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乃戴氏一家哲学，并非专为注释《孟子》而作。但其书极精辟，学者终须一读。最好是于读《孟子》时并读之，既知戴学纲领，亦可以助读《孟子》之兴味。

焦循《论语通释》，乃摹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将全部《论语》拆散，标举重要诸义如言仁言忠恕……等列为若干目通观而总论之，可称治《论语》之一良法，且可应用其法以治他书。

右(上)两书篇叶皆甚少，易读。

陈澧《东塾读书记》中读《孟子》之卷，取孟子学说分项爬梳，最为精切。其书不过二三十叶，(?)宜一读以观前辈治学方法，且于修养亦有益。

▲《易经》

此书为孔子以前之哲学书。孔子为之注解，虽奥衍难究，然总须一读。吾希望学者将《系辞传》、《文言传》熟读成诵；其《卦象传》六十四条，则用别纸抄出，随时省览。

后世说《易》者言人人殊。为修养有益起见，则程颐之《程氏易传》差可读。

说《易》最近真者，吾独推焦循。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称精诣。学者如欲深通此经，可取读之。否则可以不必。

▲《礼记》

此书为战国及西汉之“儒家言”丛编，内中有极精纯者，亦有极破碎者。吾希望学者将《中庸》、《大学》、《礼运》、《乐记》四篇熟读成诵。《曲礼》、《王制》、《檀弓》、《礼器》、《学记》、《坊记》、《表记》、《缙衣》、《儒衣》、《大传》、《祭义》、《祭法》、《乡饮酒义》诸篇多浏览数次，且摘录其精要语。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经注疏》内郑注孔疏。《孝经》之性质与《礼记》同，可当《礼记》之一篇读。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

▲《墨子》

孔墨在先秦时两圣并称，故此书非读不可。除《备城门》以下各篇外，余篇皆宜精读。注释书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最善，读《墨子》宜即读此本。《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及梁启超《墨经》两书可参观，但皆有未精愜处。《小取篇》有胡适新诂可参观。梁启超《墨子学案》，属通释体裁，可参观助兴味；但其书为临时讲义，殊未精审。

▲《庄子》

“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注释有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差可。

▲《荀子》

《解蔽》、《正名》、《天论》、《正论》、《性恶》、《礼论》、《乐论》诸篇最当精读。余亦须全部浏览。注释书王先谦《荀子注》甚善。

▲《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

今存者皆非完书。但三子皆为先秦大哲，虽断简亦宜一读；篇幅甚少，不费力也。《公孙龙子》之真伪，尚有问题。三书皆无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韩非子》

法家言之精华。须全部浏览。(其特别应精读之诸篇,因手边无原书,胪举恐遗漏,他日补列。)注释书王先慎《韩非子集释》差可。

▲《管子》

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吕氏春秋》

此为最古之类书。先秦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浏览。

▲《淮南子》

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春秋繁露》

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康有为之《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宜参看。

▲《盐铁论》

此书为汉代儒家法家对于政治问题对垒抗辩之书,宜浏览。

▲《论衡》

此书为汉代怀疑派哲学,宜浏览。

▲《抱朴子》

此书为晋以后道家言代表作品,宜浏览。

▲《列子》

晋人伪书,可作魏、晋间玄学书读。

右(上)所列为汉、晋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间思想界著光采者为佛学,其书目当别述。以下举宋以后学术之代表书。但为一般学者节啬精力计,不愿多举也。

▲《近思录》 朱熹著,江永注。

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何如。

▲《朱子年谱》，附朱子《论学要语》 王懋竑著。

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

若欲研究程、朱学派，宜读《二程遗书》及《朱子语类》。非专门斯业者可置之。

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吕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欲知其详，宜读各人专集。若观大略，可求诸《宋元学案》中。

▲《传习录》 王守仁语，徐爱、钱德洪等记。

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明儒学案》 黄宗羲著。

▲《宋元学案》 黄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

此二书为宋、元、明三朝理学之总记录，实创作的学术史。《明儒学案》中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蕺山诸案最精善。《宋元学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横渠二程东莱龙川水心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雍)涑水(司马光)诸案失之太繁，反不见其真相。未附(王安石)《荆公新学略》最坏。因有门户之见，故为排斥。欲知荆公学术，宜看《王临川集》。

此二书卷帙虽繁，吾总望学者择要浏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且汇诸家为一编，读之不甚费力也。

清代学术史可惜尚无此等佳著。唐鉴之《国朝案小识》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学派为立脚点，褊狭固陋，万不可读。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亦学案体裁，较好。但江氏学识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独到之处。万不得已，姑以备参考而已。启超方有事于清儒学案，汗青尚无期也。

▲《日知录》《亭林文集》 顾炎武著。

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著。

黄梨洲为清初大师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两学案。此小册可见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思问录》 王夫之著。

王船山为清初大师之一。非通观全书，不能见其神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别为系统的整理，则学者不能读。聊举此书发凡，实不足以代表其学问之全部也。

▲《颜氏学记》 戴望编。

颜习斋为清初大师之一。戴氏所编学记，颇能传其真。徐世昌之《颜李学》，亦可供参考。但其所集习斋语要，恕谷（李塨）语要，将攻击宋儒语多不录，稍失其真。

顾、黄、王、颜四先生之学术，为学者所必须知，然其著述皆浩瀚或散殊，不易寻绎。启超行将为系统的整理记述以饷学者。

▲《东原集》 戴震著。

▲《雕菰楼集》 焦循著。

戴东原、焦理堂为清代经师中有精深之哲学思想者。读其集可知其学并知其治学方法。

启超所拟著之《清儒学案》、《东原理学》两案正在属稿中。

▲《文史通义》 章学诚著。

此书虽以文史标题，实多论学术流别，宜一读。胡适著《章实斋年谱》，可供参考。

▲《大同书》 康有为著。

南海先生独创之思想在此书。曾刊于《不忍杂志》中。

▲《国故论衡》 章炳麟著。

可见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详当读《章氏遗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著。

有偏宕处，亦有独到处。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著。

将读先秦经部子部书，宜先读此两书。可引起兴味，并启发自己之判断力。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欲略知清代学风，宜读此书。

(乙) 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尚书》

内中惟二十八篇是真书，宜精读。但其文佶屈聱牙，不能成诵亦无妨。余篇属晋人伪撰，一浏览便足（真伪篇目，看启超所著《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日内当出版）。此书非看注释不能解，注释书以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为最好。

▲《逸周书》

此书真伪参半。宜一浏览。注释书有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颇好。

▲《竹书纪年》

此书现通行者为元、明人伪撰。其古本，清儒辑出者数家。王国维所辑最善。

▲《国语》 《春秋左氏传》

此两书或本为一书，由西汉人析出，(?)宜合读之。《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于学文甚有益。读《左传》宜参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学方法。

▲《战国策》

宜选出若干篇熟读。于学文有益。

▲《周礼》

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考信录》 崔述著。

此书考证三代史事实最谨严,宜一浏览,以为治古史之标准。

▲《资治通鉴》

此为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虽卷帙稍繁,总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若苦干燥无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门类。标治摘记,作将来著述资料(吾少时曾用此法,虽无成书,然增长兴味不少)。王船山《读通鉴论》,批评眼光,颇异俗流,读《通鉴》时取以并读,亦助兴之一法。

▲《续资治通鉴》 毕沅著。

此书价值远在司马光原著之下,自无待言;无视彼更优者,姑以备数耳。或不读《正续资治通鉴》,而读《九种纪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则彼,必须有一书经目者。

▲《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 《皇朝文献通考》

三书卷帙浩繁。今为学者摘其要目:《田赋考》,《户口考》,《职役考》,《市采考》,《征榷考》,《国用考》,《钱币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四裔考》,必须读。《王礼考》,《封建考》,《象纬考》,……绝对不必读。其余或读或不读随人(手边无原书,不能具记其目,有漏略当校补)。各人宜因其所嗜,择类读之。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者,则读前七考。余仿此。马氏《文献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创作,应举《通典》。今舍彼取此者,取其资料较丰富耳。吾辈读旧史,所贵者惟在原料,炉锤组织,当求之在我也。《两汉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可与《通考》合读。

▲《通志·二十略》

郑渔仲学识史才，皆迈寻常。《通志》全书卷帙繁，不必读。《二十略》则其精神所聚，必须浏览。其中与通考门类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校讎略》等篇。

▲《二十四史》

通鉴通考，已浩无涯涘，更语及庞大之《二十四史》，学者几何不望而却走！然而《二十四史》终不可不读。其故有二：（一）现在既无满意之通史，不读《二十四史》，无以知先民活动之遗迹。（二）假令虽有佳的通史出现，然其书自有别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终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终久仍为国民应读之书。

书既应读，而又浩繁难读，则如之何？吾今试为学者拟摘读之法数条。

一曰就书而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俗称“四史”。其书皆大史家一手著述，体例精严；且时代近古，向来学人诵习者众，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吾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浏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诵以资学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吾举其目亦可，但手边无原书，当以异日。）《四史》之外，则《明史》共认为官修书中之最佳者，且时代最近，亦宜稍为详读。

二曰就事分类而摘读志。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则读《平准书》、《食货志》；欲研究音乐，则读《乐书》、《乐志》；欲研究兵制，则读《兵志》；欲研究学术史，则读《艺文志》、《经籍志》，附以《儒林传》；欲研究宗教史，则读《魏书·释老志》（可惜他史无之）。……每研究一门，则通各史此门之志而读之，且与《文献通考》之此门合读。当其读时，必往往发现许多资料散见于各传者，随即跟踪调查其传以读之。如此引申触类，渐渐便能成为经济史宗教史……等等之长编，将来荟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

三曰就人分类而摘读传。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

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全史名传既不能遍读(且亦不必),则宜择伟大人物之传读之,每史亦不过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择读:如欲研究学术史,则读《儒林传》及其他学者之专传;欲研究文学史,则读《文苑传》及其他文学家之专传。……用此法读去,恐只患其少,不患其多矣。

又各史之《外国传》、《蛮夷传》、《土司传》等,包含种族史及社会学之原料最多,极有趣,吾深望学者一读之。

▲《廿二史札记》 赵翼著

学者读正史之前,吾劝其一浏览此书。记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此书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述能力(内中校勘文字异同之部约占三分之一,不读亦可)。

▲《圣武记》 魏源著。

▲《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清朝一代史迹,至今尚无一完书可读,最为遗憾。姑举此二书充数。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叙述绥服蒙古戡定金川抚循西藏……诸役,于一事之原因结果及其中间进行之次序,若指诸掌,实罕见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浏览,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迹大概。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有译本)。

▲《读史方輿纪要》 顾祖禹著。

此为最有组织的地理书。其特长在专论形势,以地域为经,以史迹为纬,读之不感干燥。此书卷帙虽多,专读其叙论(至各府止),亦不甚费力,且可引起地理学兴味。

▲《史通》 刘知几著。

此书论作史方法,颇多特识,宜浏览。章氏《文史通义》,性质略同,范围较广,已见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著。

读之可增史学兴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 韵文书类

▲《诗经》

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即不尔,亦须一大部分能举其词。注释书,陈奂《诗毛氏传疏》最善。

▲《楚辞》

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

▲《文选》

择读。

▲《乐府诗集》 郭茂倩编。

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

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谢玄晖。无单行集者,可用张溥《汉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闳运《八代诗选》本。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王右丞集》

▲《孟襄阳集》

▲《韦苏州集》

▲《高常侍集》

▲《韩昌黎集》

▲《柳河东集》

▲《白香山集》

▲《李义山集》

▲《王临川集》(诗宜用李壁注本)

▲《苏东坡集》

▲《元遗山集》

▲《陆放翁集》

以上唐、宋人诗文集。

▲《唐百家诗选》 王安石选。

▲《宋诗抄》 吕留良抄。

以上唐、宋诗选本。

▲《清真词》 周美成。

▲《醉翁琴趣》 欧阳修。

▲《东坡乐府》 苏轼。

▲《屯田集》 柳永。

▲《淮海词》 秦观。

▲《樵歌》 朱敦儒。

▲《稼轩词》 辛弃疾。

▲《后村词》 刘克庄。

▲《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

▲《碧山词》 王沂孙。

▲《梦窗词》 吴文英。

以上宋人词集。

▲《西厢记》

▲《琵琶记》

▲《牡丹亭》

▲《桃花扇》

▲《长生殿》

以上元明清人曲本。

本门所列书,专资学者课余讽诵陶写情趣之用,既非为文学专

家说法,尤非为治文学史者说法,故不曰文学类而曰韵文类。文学范围,最少应包含古文(骈散文)及小说。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及其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属文。何必格外标举一种名曰古文耶?故专以文鸣之文集不复录(其与学问有关系之文集散见各门)。《文选》及韩、柳、王集聊附见耳。学者如必欲就文求文,无已,则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李兆洛之《骈体文抄》,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抄》可用也。

清人不以韵文见长,故除曲本数部外,其余诗词皆不复列举。无已,则于最初期与最末期各举诗词家一人,吴伟业之《梅村诗集》与黄遵宪之《人境庐诗集》,成德之《饮水词》与文焯之《樵风乐府》也。

(丁) 小学书及文法书类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著。

▲《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著。

▲《说文释例》 王筠著。

段著为《说文》正注。朱注明音与义之关系。王著为《说文》通释。读此三书,略可通《说文》矣。

▲《经传释词》 王引之著。

▲《古书疑义举例》 俞樾著。

▲《文通》 马建忠著。

读此三书,可知古人语法文法。

▲《经籍纂诂》 阮元编。

此书汇集各字之义训,宜置备检查。

文字音韵,为清儒最擅之学,佳书林立。此仅举入门最要之数种。若非有志研究斯学者,并此诸书不读亦无妨耳。

(戊) 随意涉览书类

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吾故杂举有用或有趣之各书,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读此者不必顺叶次,亦不必求终卷也(各书亦随忆想所及杂举,无复论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乾隆间四库馆,董其事者皆一时大学者,故所作提要,最称精审,读之可略见各书内容(中多偏至语,自亦不能免)。宜先读各部类之叙录,其各书条下则随意抽阅。有所谓存目者,其书被屏,不收入四库者也。内中颇有怪书,宜稍注意读之。

▲《世说新语》

将晋人谈玄语分类纂录,语多隽妙,课余暑假之良伴侣。

▲《水经注》 酈道元撰,戴震校。

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

▲《文心雕龙》 刘勰撰。

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

▲《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 慧立撰。

此为玄奘法师详传。玄奘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之可以增长志气。

▲《徐霞客游记》

霞客晚明人,实一大探险家。其书极有趣。

▲《梦溪笔谈》 沈括。

宋人笔记中含有科学思想者。

▲《困学纪闻》 王应麟撰,阎若璩注。

宋人始为考证学者。顾亭林《日知录》颇仿其体。

▲《通艺录》 程瑶田撰。

清代考证家之博物书。

▲《癸巳类稿》 俞正燮撰。

多为经学以外之考证,如考棉花来历,考妇人缠足历史,辑李易安事迹等。又多新颖之论,如论妒非妇人恶德等。

▲《东塾读书记》 陈澧撰。

此书仅五册,十余年乃成。盖合数十条笔记之长编乃成一条笔记之定稿,用力最为精苦,读之可识搜集资料及驾驭资料之方法。书中论郑学,论朱学,论诸子,论三国诸卷最善。

▲《庸庵笔记》 薛福成。

多记清咸丰同治间掌故。

▲《张太岳集》 张居正。

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

▲《王心斋先生全书》 王艮。

吾常名心斋为平民的理学家。其人有生气。

▲《朱舜水遗集》 朱之瑜。

舜水为日本文化之开辟人,唯一之国学输出者,读之可见其人格。

▲《李恕谷文集》 李塨

恕谷为习斋门下健将,其文劲达。

▲《鮚埼亭集》 全祖望。

集中记晚明掌故甚多。

▲《潜研堂集》 钱大昕。

竹汀为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对伦理问题,亦颇有新论。

▲《述学》 汪中。

容甫为治诸子学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汉晋间,极遒美。

▲《洪北江集》 洪亮吉。

北江之学长于地理,其小品骈体文描写景物,美不可言。

▲《定庵文集》 龚自珍。

吾少时心醉此集,今颇厌之。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

▲《胡文忠公集》 胡林翼。

右(上)二集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曾涤生文章尤美,集桐城派之大成。

▲《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

诗话中资料颇丰富者。

▲《词苑丛谈》 徐钊。

唯一之词话,颇有趣。

▲《语石》 叶昌炽。

以科学方法治金石学,极有价值。

▲《书林清话》 叶德辉。

论刻书源流及藏书掌故,甚好。

▲《广艺舟双楫》 康有为。

论写字,极精博,文章极美。

▲《剧说》 焦循。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

二书论戏剧,极好。

既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本不能胪举书目,若举之非累数十纸不可。右(上)所列不伦不类之寥寥十余种,随杂忆所及当坐谭耳。若绳以义例,则笑绝冠缨矣。

附录一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右(上)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

人人按表而读。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附录二 治国学杂话

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课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再者,此类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课外学问,自然不专指读书:如试验,如观察自然界,……都是极好的。但读课外书,最少要算课外学问的主要部分。

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在……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过于书籍。

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

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

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

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喜欢的。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样子给我读,读去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我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会把自己创作的才能汨没哩。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

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绞汗水,却开不出来。翻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所谓中国学问界的矿苗,当然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会实况,都是极重要的。但书籍为保存过去原料之一种宝库,且可以为现在实测各方面之引线。就这点看来,我们对于书籍之浩瀚,应该欢喜感谢他,不应该厌恶他。因为我们的事业比方要开工厂,原料的供给,自然是越丰富越好。

读中国书,自然像披沙拣金,沙多金少。但我们若把他作原料看待,有时寻常人认为极无用的书籍和语句,也许有大功用。须知工厂种类多着呢。一个厂里头还有许多副产物哩。何止金有用,沙也有用。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

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叶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二十二史札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

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做动植物的人,懒得采集标本,说他会有新发明,天下怕没有这种便宜事。

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 and 这个有关系的,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诸君试拿一年工夫去试试,当知我不说谎。

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这原是不错的。但青年学生“斐然有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譬如同是读《文献通考》的《钱币考》,各史《食货志》中钱币项下各文,泛泛读去,没有什么所得。倘若你一面读一面便打主意做一篇中国货币沿革考,这篇考做的好不好另一问题,你所读的自然加几倍受用。譬如同读一部《荀子》,某甲泛泛读去,某乙一面读一面打主意做部荀子学案,读过之后,两个人的印象深浅,自然不同。所以我很奖励青年好著书的习惯。至于所著的书,拿不拿给人看,什么时候才认成功,这还不是你的自由吗?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涉览的。

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宜入精读之部,每日指定某时刻读他,读时一字不放过,读完一部才读别部。想抄录的随读随抄。另外指出一时刻,随意涉览。觉得有趣,注意细看;觉得无趣,便翻次叶。遇有想抄录的,也俟读完再抄,当时勿窒其机。

诸君勿因初读中国书勤劳大而结果少,便生退悔。因为我们读书,并不是想真向现时所读这一本书里头现钱现货的得多少报酬,最要紧的是涵养成好读书的习惯和磨炼出善读书的脑力。青年期所读各书,不外借来做达这两个目的的梯子。我所说的前提倘若不错,则读外国书和读中国书当然都各有益处。外国名著,组织得好,易引起趣味;他的研究方法,整整齐齐摆出来,可以做我们的模范;这是好处。我们滑眼读去,容易变成享现成福的少爷们,不知甘苦来历,这是坏处。中国书未经整理,一读便是一个闷头棍,每每打断趣味,这是坏处。逼着你披荆斩棘,寻路来走,或者走许多冤枉路(只要走路断无冤枉,走错了回头,便是绝好教训)。从甘苦阅历中磨炼出智慧,得苦尽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是好处。

还有一件:我在前项书目表中,有好几处写“希望熟读成诵”字样。我想诸君或者以为甚难,也许反对说我顽固。但我有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奖励人勉强记忆。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

我们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临时才用得着。我所以有些书希望熟读成诵者在此。但亦不过一种格外希望而已,并不谓非如此不可。

最后我还专向清华同学诸君说几句话:我希望诸君对于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诸君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饶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

附录三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胡君说:“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我想:《清华周刊》诸君所想请教胡君的并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打算。若我所猜不错,那么,胡君答案,相隔太远了。

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有一问题,现在且不讨论)。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什有七八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

胡君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但也不对,只好说是哲学史文学史家私人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殊不知青年学生(尤其清华)正苦于跑进图书馆里头不知读什么书才好,不知如何读法,你给他一张图书馆书目,有何用处。何况私人购书,谈何容易。这张书目,如何能人人购置。结果还不是一句话吗?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摒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平心而论,做文学史(尤其做白话文学史)的人,这些书自然该读。但胡君如何能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一般青年跟着你走?譬如某人喜欢金石学,尽可将金石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某人喜欢地理学,尽可以将地理类书列出一张系统的研究书目。虽然,只是为本行人说法,不能应用于一般。依我看,胡君所列各书,大半和《金石萃编》、《恣斋集》、《古录殷墟书契考释》(金石类书)《水道提纲》、《朔方备乘》、《元史译文证补》(地理类书)等等同一性质。虽不是不应读之书,却断不是人人必应读之书(胡君复《清华周刊》信说:“我的意思是要一班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依着这句话,留学生最少也该知道《殷墟书契考释》、《朔方备乘》……是应该知道的书。那么,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搬字过纸更列举后出书千数百种便了,何必更开最低限度书目?须知“知道”是一件事,“必读”又别是一件事)。

我的主张,很是平淡无奇。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有了这种常识之人不自满足,想进一步做专门学者时,你若想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你就请教胡君这张书目。你若想做别一项专门家,还有许多门我也可以勉强照胡君样子替你另开一张书目哩。

胡君对于自己所好的两门学问研究甚深,别择力甚锐,以为一般青年也该如此,不必再为别择,所以把许多书目胪列出来便了。试思一百多册的《正谊堂全书》千篇一律的“理气性命”,叫青年何从读起?何止正谊堂,即以浙刻《二十二子》论,告诉青年说这书该读,他又何从读起?至于其文学史之部所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古文苑》,《续古文苑》,《唐文粹》,《全唐诗》,《宋文鉴》,《南宋文范》,《南宋文录》,《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四印斋宋元词》,《彊邨所刻词》,《元曲选百种》,《金文最》,《元文类》,《明文在》,《列朝诗集》,《明诗综》,《六十种曲》等书,我大略估计,恐怕总数在一千册以上,叫人从何读起?青年学生,因为我们是“老马识途”,虚心请教,最少也应告诉他一个先后次序。例如唐诗该先读某家后读某家,不能说你去读《全唐诗》便了。《宋词》该先读某家后读某家,不能说请你把王幼霞、朱古微所刻的都读。若说你全部读过后自会别择,诚然不错。只怕他索性不读便了。何况青年若有这许多精力日力来读胡君指定的一千多册文学书,何如用来读《二十四史》、《九通》呢?

还有一层:胡君忘却学生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

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这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他可以类推。假如有一位学生(假定还是专门研究思想史的学生),敬谨遵依胡君之教,顺着他所开书目读去,他的书明明没有《尚书》、《史记》、《汉书》这几部书,你想这位学生,读到崔述、康有为、崔适的著述时,该怎么样狼狈呢?胡君之意,或者以这位学生早已读过《尚书》、《史记》、《汉书》为前提,以为这样普通书,你当然读过,何必我说。那么,《四书》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思想史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

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